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爲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嘗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頀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爲知州

帝車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鑴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徇復爲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覇漢興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日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謂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講天文奇之謂為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

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場佳甚主試藥師相取爲會元定已七日矣閱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荊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生夔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
而熱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
寖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
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
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氷

南方氷薄難以收藏用鹽灑氷上一層鹽一層氷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黄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　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甞　上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噉人哲爲文禱於天須史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

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窓聽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韻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葢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趣泠泠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後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

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爲内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紿爲盜公片言折伏衆驚以爲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禹屐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栖下雪珠濺入蓬窻甚巨鵝首項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鼓牙旌皆顛倒横斜少選黄白氣出西北盤蜿相

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黄白喜象

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閲六十日賊必

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

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

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

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　上聞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　上甚惋惜時在北京

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敉

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　御前及　仁壽宮　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爲錢九萬餘　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爲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

一日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

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

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兢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黃瓜

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

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為端午也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為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積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䄍漢改爲臘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葢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異者 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 文皇之勞苦亦已甚矣 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 皇后錢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　英宗北狩　后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餘灰即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
促荊州荊強也又警也北據荊山南及衡陽其氣
燥剛强梁又南蠻數為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
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兗
州兗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
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寛舒稟性安徐
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標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
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
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
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幷營是夏
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幷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幷疑是殷制也據
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
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
已破冀其必彊大也幷州者力足幷吞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粤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粤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蓊蔚虺蛇嘘吸煙霧縱横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
衾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
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
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郎二三
百里内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
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
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
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幷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胥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幷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屬鄖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
右震澤三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爲
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又
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
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
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
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櫟陽讀作藥陽蓮勺作棼勺隆慮作林盧蕩陰作湯陰不羹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何爲宛朐

沙羨爲沙夷不其爲不基太末爲闥末番和爲盤和烏氏爲烏支龜兹爲丘慈番禺爲潘禺荔浦爲肄浦陽夏爲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龎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琵琶一作虱琵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朐忍

漢地里志有朐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朐腊挺也其俱反字旣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䏰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朐䏰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戸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

巽巖朐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有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特之不與以此得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

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承者貽蔣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二一郎此所云鯀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蔚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也而舊有詳為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辨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肰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蓺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梁益閒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抜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從襄盖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於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

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畎畆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

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里西南逵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約皆谿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柂船

戰國時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柂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柂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爲牂柯牂柯繫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爲哀牢想

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晉安閭洞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霽即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疋練老農視此覘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壁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葢因風雨晦冥時獰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卭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爲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

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泰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欄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爲聖井欄頭云

井著井脈

貫制使守楊州有黄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
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
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畱遺跡黄冠復下趨出
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
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
味極甘測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
從井浮出為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
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逸篇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偶溺沸流出一敝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抃嘗館其家後爲四川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池内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漩潭有兩石似黿或擊折一頭江水爲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寔羅昌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爲九童子累遶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下爲大小水簾洞泰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之武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磵溪磵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燃燈亦可治畜瘡浸不灰木以火爇之有燄滅之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葢不知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為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覺稍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雪天坐樓上望之氣坌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鮮即清盎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溷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氣賴以節宣多矣

甘泉

東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洌釀酒甚

美談云荏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我
嘗就酾下造酒以歸號爲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
眞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鹹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
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
淡惟此泉獨鹹因甃爲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
豈一竇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即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爲第四邑人尚書楊麒讀書於此因取以爲號一曰臙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淸漲則十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若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緊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廚井水所烹茶比衆遇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

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

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濼紆廻向西

南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爲二一外繞都城

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

玉河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其水甘洌余在京三

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

信大內　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眞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供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以此自韵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霉霉後積水烹茶甚香洌可

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為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或潔者布空野盛之需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甃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illegible]　[illegible]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潽取不能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罈盛之烹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浥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畿之大石窩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顯陵之役棗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蟄蟄爲牟牛來斯日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老嫗問之見吾牟否嫗曰奔石也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為竅置鐵索懸架以為磬擊之有聲嘹喨聞五里上有二線紋相傳昔有漁者兄漁于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為石因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丈面人自薦曰

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千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其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楊光遠碑五代時事丈之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為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槳防者

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偃

下雨斷遂以爲異咸來祈于元旦晨抹臙脂焚香

拜禱頗有驗遂構亭以居云

娥石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聞賊至乘汲器走還與

賊遇賊縛娥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

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汚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

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

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婆蘿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爲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太師嵇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㽞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冡間大石尤奇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蘇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閭

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置仆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朱勔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恠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霍渭厓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

寺中世呼驅虎碑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屐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屐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薔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諺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容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南宫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嶺岍㠌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劖鬼斲米南宫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愼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

石箭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枚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内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圓大如簸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爓數里遠近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

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蚝隨所往二百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　壽工與督採文石於

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隕且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居丹山太宰父松窻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謁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即池為山名曰天賜巖構亭于池前曰樂親亭云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厯閒採珠内臣至其地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縋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黄裳字𡸁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

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時稱其善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今移贊皇儒學儀門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絪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帀今藏廟中宋眞宗賜南海王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焉

汾陰碑

宋眞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察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嶽祠鐵柱各二

仆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氷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爲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瓶奠
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
工薙草莱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
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既科目
久乏人乃割俸貲市巨木送學宫語諸生曰吾以
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
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
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

各盡其道云

仆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之碑止題

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川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帀普天若行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盖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泰而歿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黃山谷爲文詰龍頃之靈龜湧碑出波溪浴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鐫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熊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空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磨空更以淺深爲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人豪其名空至寸餘蓋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幼學其有以朱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巂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苔蘚緊如虬龍獨繞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淵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憩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恍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棬酌而且歌共棬甚精非世間物有神人自碑踊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别三千年不謂相遇於此又曰已彼此子覷見去去非久留地也遺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遂見亟趨至器中尚有餘瀝剌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棬

唐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懐二棬求通謁先啓於賔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寳指其剛勻之狀賔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棬於拌心以油注棬滿而不浸溢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寳供御棬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

白紬帳

安祿山賜吉溫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舍緒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爲重豈紬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爲常物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

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
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氈裹厚得不死猶斷鞦
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鎭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
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
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
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
者怒曰柰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
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恭
槍入朝施全刺之氈裹厚不得入則幃輀矣今制

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即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給馬武官勲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轎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欽賜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即兵馬指揮若衛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自何時對卽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禮焉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也

織錦劄

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為地青絨為字而繡金上下格為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為非也江陵振厲有為不甚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爲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東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即宮詹即開府即銓省恭候台福等語習爲固然而場屋喧譟沿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衚衕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示僉以朱筆縣之通衢葢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媪

京師惟内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轉長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隷人誤以爲男子呵而觸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顧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蟣子了聽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纍纍綴行不絕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卽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

養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數以諷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圉人曰勿令朱爺見